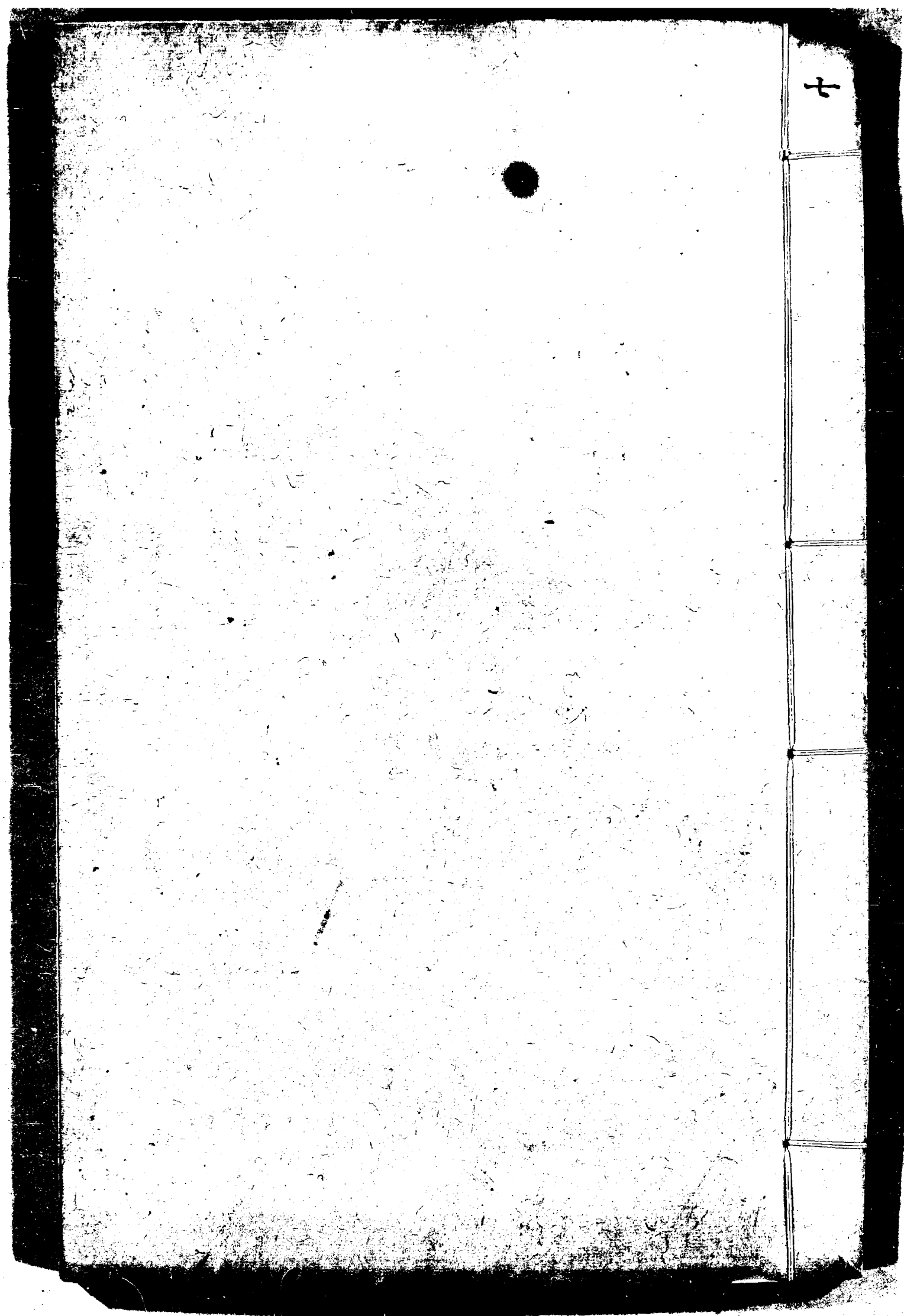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二十

史評

邳彤漢元臣

王郎反河北獨鉅鹿信都安爲世祖堅守世祖旣得二郡議者謂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邳彤不可以爲若行此策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公若無復征戰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公旣西則邯鄲之兵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感其言而止蘇子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可謂漢之元臣也景德契丹之役羣

臣皆欲避敵江南西蜀萊公不可武臣中獨高瓊與萊公意同耳公既爭之力上曰卿文臣豈能盡用兵之利萊公曰請召高瓊瓊至乃言避狄爲便公大驚以瓊爲悔也已而徐言避狄固爲安全但恐扈駕之人中途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上乃大驚始決意北征瓊之言大畧似邳彤皆一時雄傑也

梁統議法

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爲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三夷之誅景帝復孥戮是錯武帝暴戾有增無損宣帝治尚嚴因武帝之舊至王嘉爲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田疇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事見梁統傳固可謂疎略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紀乎統乃言高惠文景宣武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上言乞增重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少年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便謂酒色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臣然一出此言遂獲罪于天其子松疎皆非命冀卒滅族嗚呼悲夫戒哉疎而不漏可不懼乎

魏明論漢文帝

人主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爲妬可以君

父而妬臣子乎晉宋間人主至與臣下爭作詩寫字
故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拙筆書以避禍悲夫一至
于是哉漢文言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乃不及
此非獨無損于文帝乃所以爲文帝之盛德也而魏
明乃不能堪遂作文帝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
臣乃與異代之臣爭善豈惟無君人之度正如妬婦
不獨禁忌其夫仍妬他人之妾耳

曹袁興亡

魏文帝旣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
全之計也乃賞諫者曰後勿難言袁紹旣敗於官渡
曰諸人聞吾敗必相哀惟田別駕不然當幸其言之
中也乃殺豐爲明主謀而不中不惟無罪乃有賞爲
庸主謀而中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吾今乃知孟德
本初之所以興亡者

諸葛亮八陣

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相
去二丈桓溫征譙縱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
莫識吾嘗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爲六十
四絕絕正圓不見凸凹處如日中蓋影耳就視皆卵
石漫漫不可辯

東坡先生外集 卷之三
三
周瑜雅量

曹公聞周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公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隔別遙聞芳烈故來叙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矣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後三日瑜請幹同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燕視之侍者服飾玩寶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鄒叟復出猶將拊其背而折其詞豈足下小生所能移乎幹笑而不言遂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詞所間中州之士以此多之蘇子曰曹孟德所用皆爲人役者也以子房待文若然終不免殺之豈能用公瑾之流度外之士哉

賈充叛魏

司馬景王旣執王陵而歸過賈逵廟大呼曰賈梁道我大魏之忠臣也及景王病見陵與逵共守筓殺之逵之子充乃叛魏事晉首發成濟之事陵嘗謂充卿

非賈梁道子耶乃欲以國與人由此觀之達之忠於魏久矣充豈不知也耶予乃知小人嗜利利之所在不難叛父父且不顧不知人主亦安用此物故亡晉者卒充也予少時嘗戲作小詩云嵇紹似康爲有子
郝超叛鑒是無
孫而今
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間
殺子充

晉武娶婦

晉武帝欲爲太子娶婦曰賈氏女有五不可青黑短妬而無子竟爲羣臣所譽取之卒以亡晉婦人黑白美惡人人知之而愛其子欲爲娶好婦且使多子者人人同也然至惑于衆口則顛倒錯繆如此俚語曰證龜成鼈此未足怪也以此觀之當謂證龜爲蛇小人之移人也使龜蛇易位而况邪正之在其心利害之在歲月后者耶

庾亮召蘇峻

庾亮召蘇峻孔坦與陶回共說王導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界守江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人有奪人之心導然之亮以爲峻若徑來是襲朝廷虛也不從及峻將至回又說亮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

小丹陽南道步來若以伏兵邀之可一戰而擒亮又不從

事見二
人傳

峻果由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

執以爲向導夜行無部分亮聞之深悔吾以爲召峻固失然若從二人言猶不至覆國幾于滅亡也晁錯削七國大率類此亞夫猶能速馳入梁楚之郊故漢不敗吾謂錯能容隱七國待事潰而發固上策若不能忍決欲發者自可獨召吳王濞入朝仍發大兵隨之吳若不朝便可進討則疾雷不及掩耳吳破則諸侯服矣又當獨罪狀吳而不及餘國如李父饒請車之詔或分遣使者發其兵諸國雖疑一旦合從俱入

錯知吳必反不先未削爲反備旣反而後調兵食此真兒戲也又一旦而削七國以合諸侯之交此真妄庸人也

阮籍求全

阮籍見張華鷦鷯賦歎曰此王佐才也觀其志獨欲自全於禍福之間耳何足爲王佐才乎華不從劉卞言竟與賈氏之禍畏八王之難而不免倫秀之害此正求全之過失鷦鷯之本意也

唐彬非貪

唐彬與王濬伐吳爲先駟所至皆下度孫皓必降未

至建業二百里許稱疾不行已而先到者爭財後到者爭功當時有識者莫不高彬此舉余讀晉書至此未嘗不廢書歎息也然本傳云武帝欲以彬及楊宗爲監軍以問文立云彬多財欲而宗嗜酒帝曰財欲可足酒不可改遂用彬此言進退無據豈有人如唐彬而貪財者使誠貪財乃遠不如嗜酒何可用也文立者獨何人斯安知非蔽賢者耶

衛瓘拊床

晉惠帝爲太子衛瓘欲陳啓廢之言未敢發會燕陵雲臺瓘托醉帝前曰臣欲有所啓欲言之而止者三因以手拊床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曰公真大醉耶賈后由是怨瓘此何等語乃于衆中言之豈所謂不密失身耶以瓘之智不宜暗此此殆鄧艾之寃天奪其識耶

王述謂子癡

王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爲子求婚于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卽排下曰汝竟痴耶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乃止若以辭婚得罪于溫以至狼狽則見述癡若以婚姻從

桓溫者則見坦之之癡王述年迫懸車猶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謀遂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爲此公婆娑之事其言慷慨乃實訓戒

王郗父子

郗嘉賓旣歿留其所與桓溫密謀之書一篋囑其門生曰若家君眠食大減卽出此書方回見之曰是兒歿已晚矣乃不復念予讀而悲之曰士之所甚好者

名也而愛莫加于父子今嘉賓以父子之故而暴其惡名方回以君之故而不念其子嘉賓可謂孝子方回可謂忠臣也悲夫或曰嘉賓與桓溫謀叛而子以孝子稱之可乎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嘉賓之不忠不待誅絕而明者其孝可廢乎王述之子坦之欲以女與桓溫述怒排坦之曰汝竟癡耶乃欲以女與兵坦之是以不與桓溫之禍使郗氏父子能如此吾無間然者矣

郗超小人之孝

苞按見前小異

郗超雖爲桓溫腹心以其父情忠于王室不令知之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將歿出一箱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相傷爲斃我歿後公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惜后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溫謀往返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歿恨晚更不復哭若方回者可謂忠臣矣當與石蜡比然郝超謂之不孝可乎使超之君子之孝則不從溫矣東坡曰超小人之孝也

英雄自相服

桓溫之所成殆過於劉越石而區區慕之者英雄必自有以相服初不以成敗言耶以此言之光武之度本不如玄德唐文皇之英氣未必過劉寄奴也

裴頠之諂

晉文帝採策當亦如籤也耶惠帝採策得一蓋神以實告裴頠諂對士君子耻之而史以爲善談鄙哉惠懷愍皆不絡牛係馬後豈及二王乎

孟嘉非無用

晉士浮虛而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事然桓溫謂嘉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溫平生輕殷浩豈妄許人哉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安不遇如孟嘉也

王衍之歿

王夷甫既降石勒自解無罪且勸僭號其女惠風爲愍懷太子妃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劍大罵而死乃知夷甫之死非特慙見晉公卿乃當羞見其女也

貴戚專殺

王濟以人乳蒸豚王愷使伎吹笛小失聲韻便殺之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亦殺之時武帝尚在而貴戚敢如此以此知晉室之亂也久矣

石崇婢知人

王敦至石崇家如廁脫故着新意色不忤廁中婢曰此客必是賊此婢乃知人而崇令執事廁中是殆無知耶

僧虔胡廣美惡

王僧虔居建康里馬糞巷子孫皆篤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東漢贊論李固云視胡廣趙戒如糞土糞土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以比胡廣則糞有時而不幸

劉伯倫論非達

劉伯倫嘗以錘自隨曰死便埋我蘇子曰伯倫非達者也棺槨衾衾不害爲達苟爲不然死則已矣何必

便埋

齊高帝齊物

齊高帝云吾當使金土同價意則善矣然物豈有此理哉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巨屨與小屨同價人豈爲之哉而孟子亦自忘此言爲菽粟如水火之論金之不可使賤如土猶土之不可使貴如金也

淵明非達

陶淵明作無絃琴詩云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蘇子曰淵明非達者也五音六律不害爲達苟爲不然無琴可也何獨絃乎

劉沈認屐

梁史劉凝之爲人認所着屐卽予之此人後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沈麟士亦爲鄰人認所着屐麟士笑曰是卿屐耶卽予之隣人後得所失屐送還之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此雖小節然人處事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二十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二十一

史評

宋殺王晟

宋明帝詔答王景文其畧曰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千仞之木旣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蹋晉將畢萬七戰皆獲歿於牖下蜀一將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從意於處安未必全福此言近於達者然景帝竟殺景文哀哉哀哉景文之歿也詔言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歿請子先之詔至景文正與客碁竟歛子納奩中徐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謂客曰有詔見賜以歿酒至未飲門生焦度在側取酒抵地曰丈夫安能坐受歿州中文武可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爲我百口計乃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乃仰飲之蘇子曰歿生亦大矣而景文安之豈貪權竊國者乎明帝可謂不知人者矣

崔浩占星

天上失星崔浩乃云當出東井已而果然此所謂億則屢中者耶漢十月五星聚東井金水常附日不遠而十月在箕尾此浩所以疑其妄以予度之十月爲正則十月乃今之八月耳八月而得七月節則曰在翼軫間則金水聚于井亦不甚遠方是時沛公未得天下甘石何意諂之浩之說未足信也

陳隋好樂

吹笛彈琵琶五絃及歌舞之技自文襄以來好之河清已後尤甚後主惟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手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遂服簪纓而爲伶人之事後主亦能自度曲親執樂器玩悅無倦倚絃而歌別採新聲爲無愁曲音韻窈窕極于哀思使侍兒闌官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闋莫不殞涕行幸道路或時馬上作之樂往哀來竟

以亡國煬帝不解音律畧不開懷後大製艷曲詞極淫綺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狎萬歲樂戲鈎樂投壺樂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觴神仙畱客擲博續命鬪鷄子闔百草泛龍舟還舊宮長樂苑及十二時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斷絕帝悅之不已謂幸臣曰多彈曲者如人多讀書讀書多則能撰文彈曲多則能造曲因語明達云陳氏褊陋曹妙達猶封王况我天下大不同乎宋武帝旣受禪朝廷未備音樂殷仲文以爲言帝曰日不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屢聽自解帝曰政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觀二主之言興亡之理豈不明

唐高祖起義

唐高祖起兵汾晉間時三子建成元吉楚哀王智雲皆留河東護家高祖起兵乃密召之隋購之急建成元吉能間道赴太原智雲幼不能逃爲吏所誅高祖以父子之故獨不能少緩義師數日以須建成等至乎以此知爲秦王所逼高祖逼於裴寂亂宮人之事不暇復爲三子性命計矣秦王本謀於是時借隋吏以殺兄弟其意明甚新舊史皆曲爲太宗潤飾殺兄弟事然難以欺後世矣建成元吉之惡亦孔子所爲

東坡先生外集 卷之三
下流之歸也歟

褚遂良諂妄

唐太宗時飛雉數集宮中上以問褚遂良良曰昔秦文公時童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上說曰人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予以謂秦雉陳寶也豈常雉乎今見雉卽爲之寶猶得白魚便自比武王此諂妄之甚愚瞽其君而太宗善之史不譏焉野鳥無故數入宮此乃災異使魏徵在必以宗鼎耳之祥諫也遂良非不知此捨鼎雌而取陳寶非忠臣也

劉禹錫文過

劉禹錫旣敗爲書自解言王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旣得用所施爲人不以爲當太上久疾宰臣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秘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後漢宦者傳論云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叅建桓之策騰與梁冀捨清河而立蠡吾此漢之所以亡也與廣陵王監國事豈可同日而語哉禹錫乃敢以爲比以此知小人之爲姦雖已敗猶不悛也其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可復置之要地乎因讀禹錫傳書此

韓愈優楊雄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疵病然自孟子之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自亦難得觀其斷曰孟子醇乎醇荀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有見識豈千餘年後便斷得如此分明如楊雄言老子之謂道德則有取焉爾至於搃提仁義絕滅禮學爲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而民不爭聖人不起爲收時反本之言爲無取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不失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則有取楊子亦自不見此其與韓愈相去遠矣

柳子厚論伊尹

聖人之所有絕人者不可以常情疑其有無孔子爲魯司寇墮郈墮費三桓不疑其害已非孔子能之乎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伊尹爲政於商既貳於夏矣桀之暴戾處其執政而不疑往來兩國之間而商人父師之非聖人能如是乎是以廢太甲太甲不怨復其位太甲不疑皆不可以常情斷其有無也後世惟諸葛孔明近之玄德將歿之言乃直

東坡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一
實語也使孔明據劉禪位蜀人豈有異詞哉讀宗元五就桀贊終篇皆妄伊尹往來兩國之間豈其有意欲教誨桀而全其國耶不然湯之當王也久矣伊尹何疑焉桀改過而免於討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得志於天下雖至愚知其不然宗元意欲自解其從二王之罪也

柳子厚誕妄

柳宗元敢爲誕妄居之不疑呂溫爲道州衡州及歿二州之人哭之逾月客舟之道于永者必呱呱然雖子產不至此溫何以得之其稱溫之弟恭亦賢豪絕人者又云恭之妻裴延齡之女也孰有士君子肯爲裴延齡壻者乎宗元與侄叔文爲交益亦不羞於延齡姻也恭爲延齡壻不見于史宜表而出之事見宗元文集恭墓誌云

白樂天不欲討蔡

吳元濟以蔡叛犯許汝以驚東郡此豈可不討者耶當時議者欲置之固爲非策然不得裴武二傑事亦未易辦也白樂天豈庸人哉然其論議亦似欲置之者其詩有海圖屏風者可見其意且注云時方討淮蔡作吾以是知仁人君子之於兵益不欲輕用如此

東坡先生集 卷之二十一
淮蔡且欲以德懷况欲弊所恃以勤無用乎悲夫此未易與俗士談也

樂天論張平叔

樂天作張平叔戶部侍郎判度支制詞云吾坐而決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人而主計之臣在焉以此知唐制主計蓋坐而論事也不知四五人者悉何人平叔議鹽法至爲割剥事見退之卽樂天制詞亦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度其人必小人也

房琯之敗

房次律敗於陳濤斜殺四萬人悲哉古之言兵者或取通典通典雖杜祐所集然其源出於劉秩陳濤斜之敗秩有力焉次律云熱洛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挾區區之辯以待熱洛河踈矣

唐制樂律

唐初卽用隋樂武德九年始詔祖孝孫竇璡等定樂初隋用黃鍾一宮惟擊七鍾其五懸而不擊謂之啞鍾張文收乃依古斷竹爲十二律與孝孫等次調五鍾叩之而應由是十二鍾皆用而肅宗時山東人稷延陵得律因李輔國奏之云太常樂調皆不合黃鍾請悉更制諸鍾磬帝以爲然乃悉取諸樂器摩剡之

二十五日而成然以漢律考之黃鍾乃太簇也當時
議者以爲非是唐用肅宗樂以後政日急民日困俗
日偷以至于亡以理推之其所調下者乃中聲也悲
夫

歷代世變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鑒其弊必尚寬德察經
術之士故儒者多雖未知聖人然學宗經師有識義
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
廢經術褒尚名節之士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
而不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
節旣極故晉魏之士變而爲曠蕩尚浮虛而亡禮法
禮法旣亡與夷狄同故五胡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
有英雄出面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謂一天
下第能驅除耳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
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
始于太宗也故其后世子孫皆不可使玄宗才使肅
宗便叛肅宗才使承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
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
漢有綱正因問十世可知遂推此數論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二十二

銘

谷庵銘

孔公之堂名虛白蘇子堂後作圓屋堂雖白矣庵曰
黑知白守黑名曰谷谷庵之中空無物非獨無應亦
無荅洞然神光照毫髮

夕庵銘

與晝皆作霧散毛脉夜氣旣歸肝膽是宅我名夕庵
維以照寂八萬四千忽然如一

浮磬銘

楊次公家

清而直樸而一雖有鄭衛無自而入以託于君子之室

裙靴銘

志

予在黃州時夢神考召入小殿賜宴乃令作宮人裙銘又令作靴銘云

百疊漪漪水皺六銖纚纚雲輕獨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來聲

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霧起

馬銘

數日前夢人示予一卷文書大略若論馬者用吃

蹶兩字夢中甚賞之覺而忘其餘語戲作數句足之

天驥雖老舉鞭脫逸交馳蟻封步中衡石旁睨駑駘豐肉減節徐行方軌動輒吃蹶天資相絕未易致詰

參寥泉銘

予謫居黃參寥子不遠數千里從於東城留期年嘗與同游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有寒食清明石泉槐火之句語甚美而不知其所謂其後七年予出守錢塘參寥子在焉明年卜智果精舍居之又明年新居成而予以寒食去郡實來告行舍下

東坡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舊有泉出石間是月又鑿石得泉加刻參寥子擷
新茶鑽火煮泉而瀹之笑曰是見于夢九年衛公
之爲靈也久矣坐人皆悵然太息有知命無求之
意乃名之參寥泉爲之銘曰

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濕相所需偉哉參寥
指馬八極退守斯泉一謙四益予晚聞道夢幻是身
真卽是夢夢卽是真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獲
實弊汝神

石塔戒衣銘

石塔得三昧初從戒定入是故常寶護登壇受戒衣
吾聞得道人一物不可留云何此法衣補緝成百初
諸法念念逝此衣非昔衣此法無生滅衣亦無壞者
振此無塵衣洗此無垢人壞則隨他去是故終不壞

枕椰庵銘

東坡居士謫于儋耳無地以居偃息於枕椰林下
因名枕椰庵摘葉書銘以記其處

九山一區帝爲方輿神尻以游孰非吾居百柱負巔
萬瓦披敷上棟下宇不煩斤鉄日月旋繞風雨掃除
海氛瘴霧吞吐呼吸蛟蛇魑魅出怒入娛習若堂奧
雜處童奴東坡居士強安四隅以動寓止以實託虛

東坡先生集 卷之二十二 三
放此四大還於一如東坡非名岷峨非廬鬚髮不改
示現毗盧無作無止無欠無餘生謂之宅死謂之墟
三十六年吾其捨此跨汗漫而游鴻濛之鄉乎

硯銘

天石研銘

軾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羣兒鑿地
爲戲得異石如魚膚溫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銀星
扣之鏗然試以爲研甚發墨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
研也有研之德而不足于形耳因以賜軾曰是文字
之祥也軾寶而用之且爲銘曰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全於德或全於形均此二者
顧予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

元豐二年秋予得罪下獄家屬流離書籍散亂明
年至黃州求硯不復得以爲失之矣七年七月舟
行至當塗發舊書笥忽復見之喜甚以付迨過其
匣雖不工乃先君手刻其受硯處而使工人就成
之者不可易也

王端頤硯銘

故人王頤有自然端硯硯成于片石上稍加磨治
而已銘曰

東坡先生外集 卷之二十二 四
其色馬肝其聲磬其文水中月直寶石也而其德則正其形天合其於人也略是故可使而不可役也

王定國硯銘

石出西山之西北山之北戎以發劍予以試墨劍止一夫敵墨爲萬世則吾以是知天下之才皆可以納諸聖賢之域

又

月之從星時則風雨汪洋翰墨將此是似黑雲浮空漫不見天風起雲移星月凜然

孔毅父鳳咮石硯銘

昔余得此硯鳳凰山之下龍焙之間今君得之劍浦之上黠黠之灘如樂之和如金之堅如玉之有潤如舌之有泉此其大凡也爲然爲不然然也雖胡越同名猶可不然徒與此石同谿而產何異於九鵬而一鷗

黃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

洮之礪發金鐵琢而泓堅密澤郡洮岷至中國棄矛劍叅筆墨歲丙寅斗東北歸余者黃魯直

周炳文瓢硯銘

以汝爲硯罍肖而瓢質以汝爲瓢硯制而腹實飲西

江之水吾以汝礪齒瀉懸河之辯吾以汝借面不卽
不離孰曰非道人之應器耶

謂炳文有入道之意

定州學生硯蓋隱語

碑石猶在峴山已摧姜女旣去孟子不來

偈

送海印禪師偈

并引

海印禪師紀公將赴義眉往別太子少保趙公於
三衢公以三詩贈行而禪師復枉道過軾於齊安
亦求一偈公以元老大臣功成而歸軾以非才竊
祿得罪而去禪師道眼了無分別乃知法界海慧

照了萬殊大小縱橫不相留礙請以此偈附于三
詩之末元豐元年九月十五日

直從江夏逢僧晏便到東坡別紀公當時半破義眉
月還在平羗江水中

送僧應純偈

蘇壽朋巢谷僧應純與居士皆眉人也曾于黃純
將遊廬山作短偈送之

一般口眼萬般腸肚認取鄉人聞早歸去

觀藏真畫布袋和尚爲作此偈

拄杖指天布袋着地掉却數珠好一覺睡

戲荅金山佛印偈

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恒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
借借君四大作禪床

木峯偈

元豐七年膺月朔日東坡居士過臨淮謁普照王
塔過襄師房觀所藏佛骨舍利捨木山一峰供養
乃說偈言

枵然無根生意永斷劫火洞然爲君作炭

捨鏡偈

軾第三子過畜銅鏡圓徑數寸光明洞徹元豐八

年游登州延洪禪院院僧文泰方造釋迦像乃捨
爲佛鑑且說偈云

鑑中面像熱時炎無我無人受者心花發明照十方
遠還度如是恒沙界

南屏激水偈

水激之高如所從來屈伸相報報盡而止止不失平
於以觀法

熙寧中作此偈以示用文闍黎後十六年再過南
屏復錄以示雲玩上座元祐四年九月望日

無相庵偈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二 七
出庵見庵人庵見圓問此圓相何所因起非土非木亦非虚空求此圓相了不可得乃至無有無有亦無是中有相名大圓覺是佛心地是諸魔種

養生偈

已饑方食未飽先止散步逍遙務令腹空每腹空時即便入定不拘晝夜坐卧自便惟在攝身使如木偶常自念言我今此身若少動搖如毛髮許便墮地獄如商君法如孫武令事在必行有死無犯又必用佛及老莊語眠鼻端白數出入息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數至數百此生寂然此身兀然與虚空等不煩禁制自然不動數至數千或不能數則有一法強名曰隨與息俱出復與俱入隨之不已一旦自住不出不入或覺此息從毛孔中八萬四千雲蒸雨散無始已來諸病自除諸障自滅自然明悟譬如盲人忽然有眼此時何用求人指路是故老人言盡於此

又養生偈

閑邪存誠鍊氣養精一存一明一鍊一清清明乃極丹元乃生坎離乃交梨棗乃成中夜危坐服此四藥一藥一至到極則處幾費千息開之廓然存之卓然養之郁然鍊之赫然守之以一成之以久功在一日

東坡先生外集卷之二十三
何遲之有

易曰閑邪存其誠詳味此字知邪中有誠元非誠者閑其邪也至於無所閑乃見其誠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二十三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二十三

贊

李西平畫贊

以吾觀西平王提孤軍自北方赴行在走懷光斬朱泚如反掌及其後帥鳳翔與隴右敗河湟兵益振謀既滅終不能取尋常墮賊計困平涼卒罷兵赴三將誰之咎在廟堂斬馬劒誅延賞爲殖醞不足償覽遺像涕泗滂

司馬相如畫贊

夜夢嚴君平司馬相如楊子雲合席而坐子雲曰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長卿久欲求公作畫贊予辭以罪戾之餘久廢筆硯子雲懇祈不獲已爲之旣成子雲戲予曰三賦果足以重趙乎予曰三賦足以重趙則子之太玄果足以重趙乎爲之一笑而散其贊曰
長卿有意慕蘭之勇言還故鄉閭里是登景星鳳皇以見爲寵煌煌三賦可使趙重

醉吟先生畫贊

黃金跗碧玉壺足踏東流水目送西飛鳥擁髻顧影者真子于之侍妾奮然直眎者非列仙之臞儒

文勛篆贊

世人篆字隸體不除如浙人語終老帶吳安國用筆意在隸前汲冢魯壁周鼓秦山

石恪三笑圖贊

彼三士者得意忘言盧胡一笑其樂也天嗟此小童麋鹿狙猿爾各何知亦復粲然萬生紛綸何鄙何妍各笑其笑未知孰賢

近於士人家見石恪畫此圖三人皆大笑至於冠履衣服手足皆有笑態其後三小童測所謂亦復大笑世言侏儒觀優而或問其所見則曰長者豈欺我哉此畫正類此寫呈欽之兄想亦當捧腹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絕倒撫掌盧胡冠纓索絕也

文與可枯木贊

怪木在庭枯柯北走窮猿投壁驚雀入壩者蒲氏
盡者文叟贊者蘇子觀者如後

李伯時沐猴馬贊

吾觀沐猴以馬爲戲至使此馬竊銜詭轡沐猴宜馬
真虛言爾

雍秀才畫捕魚圖贊

荷秀水暖龜魚出戲怒蛙無朋寂寞鼓吹孰謂魚樂
強羸相圖去是哆口以完長須

三禽圖贊

瓦盎粒食于何不有巢林一枝何苦而鬪
剥啄清音發于高深決然驚起翠羽在林
俛而飲仰而嚙海運鵬搏吾亦無羨

救月圖贊

并王定國跋

凝幕轡肉睥睨天目偉哉黑龍見此蛇服墓死月明
龍反其族乘雲上天雨我百穀

東坡過余清虛堂欲揮翰墨誤落紙如蛇蜒狀因
點成眼目畫缺月其上名救月圖并題此贊偶爾
遊戲遂成奇筆王鞏題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文與可畫圖贊

友人文與可既歿十四年見其遺墨於呂元鈞之家嗟嘆之餘輒復贊之

竹寒而秀木瘠而壽石醜而文是爲三益之友粲乎其可接邈乎其不可圉我懷斯人嗚呼其可復覲也

唐畫羅漢贊

東坡居士告悟清師昔紹遠上人寶持唐畫十六大阿羅漢如護眼目遠上人亡今此羅漢在黃梅山常歡喜所子往爲我致問常公欲求是畫當可得否若彼常公愛而不捨則不可得捨而不愛則

不可取不愛不捨則取以來旬有八日清師復命且以畫來居士升堂普告大眾燒香作禮爲遠上人追福滅罪衆問居士是畫羅漢有何勝相供養讚嘆得何功德當以何等報酬常公居士言是畫寔無勝相亦無功德彼與我者卽以報之乃作贊云

五更粥熟聞魚鼓起對孤燈與誰語溪邊洗鉢月中歸還君羅漢君收取

六觀堂贊

我觀衆生念念爲人晝不見心夜不見身佛言如夢

非想非因夢中常覺孰爲形神我觀衆生終日疑怖
土偶不然無罣礙故佛言如幻永離愛惡饑食盡餅
無有是處我觀衆生起滅不停以是爲我故有死生
佛言如泡泡本無成能壞無成雖佛不能我觀衆生
顛倒已久以光爲無以影爲有佛言如影我亦舉手
從此永斷日中狂走我觀衆生同遊露中對面不見
衣露眼蒙佛言如露一照而通蒙者旣滅照者亦空
我觀衆生神通自在於電光中間立世界佛言如電
言發意會佛與衆生了無雜壞番慈老人常作是觀
自一生六六生千萬生故無窮一故不亂東坡無口

誰爲此贊

馬祖龐翁贊

南岳坐下一馬四蹄踏殺天下馬後復有一龐一口
吸盡西江天下是老師脚西江是渠儂口不知誰踏
誰殺無緣自吸自受

傳大士贊

善慧執板南泉作舞借我門槌爲君打鼓

十六羅漢贊

餘同後集所刊

栢子庭際正覺妙慧悟最上乘了第一義爲大摩尼
傳雞足衣示現虛寂端坐俛眉

東坡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半肩磨衲爲誰緩頰彼以誠叩此緣問答佛意玄微
有覺無爲肉眼執看捧函捕龜

幻體有累法身無着幻法兩忘圓明寥廓以大願力
援諸有情見聞悉入真妄一真

長江皎潔可鑑毛髮師心水心一般奇絕目寓波中
意若擾龍真機掣電微妙玄通

默坐無說是名妙法月槃芹獻花開子結寶錫一枝
中含真機悟此機者處處泉飛

攝衣跣趺觀此煙穗與我定香本無内外貝葉琅函
三乘指南胡人捧立云誰啟緘

何從叩應感通如響合聲聲寂還空訴者誰覺
自有佛性去爾嗔恚隨處清淨

一般口眼兩般見解將人我曠烹煉沙汰廓然圓明
照悟上乘示現慈悲援諸有情

辨才大師真贊

余頃嘗聞妙法於辨才老師今見其畫像乃以昔
所聞者贊之

卽之浮雲無窮去之明月皆同欲知明月所在在汝
唾霧之中

東林第一代廣慧禪師真贊

東坡先生集卷之十三
忠臣不畏死故能立天下之大事勇士不顧生故
能立天下之大名是人於道亦未也特以義重而
身輕然猶所立如此而况拔出三界了正法不生
不老不病不死應物而無情者乎

堂堂總公僧中之龍呼吸爲雲噫欠爲風且置是事
聊觀其一戲蓋將撫掌談笑不起于坐而使廬山之
下化爲梵釋龍天之宮

五祖山長老真贊

問道白雲端踏着自家底萬心八棒禪一月千江水
路逢魔登伽石上漫燒水赤土化簍箕也有第一義

誰言川蘿苴具相三十二

思無邪丹贊

飲食之精草木之華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我丹伊何
鉛汞丹沙客主相守如累養鴉培以戊巳耕以赤蛇
化以丙丁滋以河車乃根乃株乃實乃華晝煉於日
赤然丹霞夜浴於月皎然素葩金丹自成曰思無邪
此贊信手直書不加點定殆是天成非意造也紹
聖元年十月二十日

採日月華贊

每日採日月華時不能誦得古人呪語以意撰數

句云

我性真有是身本空四大合成與天地通如蓮芭蕉
萬竅玲瓏無道不入有光必容瞳瞳太陽凡火之雄
湛湛明月衆水之宗我爾法身何所不充不足則取
有餘則供取予無心唯道之公各忘其身與道俱融
元華子真贊

方口而髯秀眉覆顴示我其華我識其元我來見之
目擊道存我有陋室茅茨采椽洒掃庭戶窓牖廓然
室空無人願授我言

醴泉觀真靖崇教太師王君真贊

北方有神君出內罔與冥被髮撫劍馭兩靈國之東
南福其庭汪然天醪涌其冷汰選妙士守籥局修然
真靖有典刑眉間三出香而青何必控鯉浮南溟

玉嵒隱居陽行先真贊

道不二德不孤無人所有有人所無世之所爭者五
天獨嗇其三而畀其二是以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
餘也

清都謝道士真贊

謝道士生丙子真一存長不死欲識清都面目一江
春水東流滔滔直入滄海大至蓬萊頂頭

頌

油水頌

并侯溥跋

熙寧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元叔設食嘉祐院見召
謁長老觀佛牙趙郡蘇軾書頌

水在油中見火則起油水相搏水去油住湛然光明
不知有火在火能定由水靜故若不經火油水同定
定非真性見火則起

僕嘗與子瞻學士會食于嘉祐長老紀公之丈室
子瞻識其行於壁又書水去真定之喻十二言於
其所謂禪版者紀曰壁去時以圯版有時以蠹
幸而及於此則吾之所寶去矣我將寶其真筆而
摹其字於石垂之絲綿使觀者知大賢之所存熙
寧四年八月九日河南侯溥元叔題

荅孔君頌

夢中投井及半而止出入不能本非住處我今何爲
自住此苦忽然夢覺身在床上不知向來本元無井
不應復作出入住想道無深淺亦無遠近見物失空
空未嘗滅物去空現亦未嘗生應當正念作如是觀

東坡羹頌

東坡羹蓋東坡居士所煮菜羹也不用魚肉五味

有自然之甘其法以菰若蔓菁若蘆菹若薺皆揉洗數過去辛苦汁先以生油少許塗釜綠及一瓷盃下菜沸湯中入生米爲糝及少生姜以油盃覆之不時觸觸則生油氣至熟不除其上置甑炊飯如常法甑不可遽覆須生菜氣出盡乃覆之羹每沸湧遇油輒下又爲盃所覆故終不得上不爾羹上薄飯氣不得達而飯不熟矣飯熟羹亦爛可食若無菜用瓜茄切破不揉洗入甕熟赤豆與米相半爲糝餘如煮羹法應純道人將適廬山求其法以遺山中好事者以頌問之曰

耳苦常從極處回鹹酸未必是鹽梅問師此箇大真味根上來麼塵上來

煮猪肉羹頌

淨洗鍋少着水柴頭罨煙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時他自美黃州好猪肉價賤如泥土富人不肯吃貧人不解煮每日早晨打一盃飽得自家君莫管

黃州李樵卧帳頌

問李崑老何心居此愛護鐵牛障欄佛子
代黃蘗荅子由頌

東坡先生外集卷之二十三
子由問黃蘗長老疾云五蘊皆非四大空身心河岳盡銷融病根何處容他住日夜還將藥石攻不知黃蘗云何荅東坡老僧代云

有病宜須藥石攻寒時火燭熱時風病根既是無容處藥石還同四大空

十二時中頌

十二時中常切覺察這箇是什麼十二月二十日自泗守席上回忽然夢得箇消息乃作頌云

百滾油鑪裏恣把心肝爍這箇在其中不寒亦不熱似則是似是則未是不唯這箇不寒熱那箇也不寒

熟咄甚咄做這箇那箇

枯骨觀頌

李伯時爲柳仲遠畫枯骨觀蘇子瞻頌之

這箇在這裏那箇那裏去終待乞伊來大家做一處

醉僧圖頌

人生得坐且穩坐切切地走覓什麼今年且肩東禪屎明年去拽西林磨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二十三

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二十四

表狀劄子

徐州賀改元表

祇勤國本已獲順成之年奉若天休更新統始之序

慶均夷夏歡洽神人

中謝

切以爲政急於愛民改元

所以表信非有年無以致家給人足非盛德無以貽

時和歲豐鴻惟徽稱獨冠前代恭惟

皇帝陛下和布治法底修事功闢土而任三農順時而佐五穀天用眷佑秋常大登蠲通八方之神民足四鬴之養乃順休命著爲始年臣等均被至恩共膺

優祿祇奉詔誥更形頌言非特降康已類商王之福
行觀嗣歲復興周室之隆

同天節進功德疏表

累聖儲休上天垂佑乃建純乾之月肇興出震之祥
恭惟

皇帝陛下以堯舜生知之資承祖宗積治之慶大有
上吉天人之助以明旣醉太平聖賢之福咸備至於
臣子之私願是爲草木之微情幸同海表之民共罄
封人之祝

同天節進絹表

伏以大人之德莫得而名萬壽之觴無物可稱前件
絹土地所出賦租之餘敢輸向日之誠少備充庭之
末

登州謝宣召赴闕表

仕路崎嶇羣言推沮雖歿生不變乎已况用舍豈累
其懷中謝臣草野微生雕蟲末學昔從 仁廟誤蒙
拔擢之恩旋至 神宗亦荷優嘉之禮祇合俯身從
衆卑論趨時柰何明不自知諫於未信屢遭尤遣寔
自己爲力常免於苟安悔欲追而何及以此遷延歲
月荏苒塵埃望已絕於朝端志必期於老歿此蓋

皇帝陛下躬成王之幼賴文母之賢輔成天縱之才訓導日躋之聖斯民多幸神斷至公凡所有爲稍復甲舊况秉節推忠之士將欲甄收而作新立法之人旋行降黜如臣者擢從遠郡俯屈大邦豈意寒灰之復燃試其駑馬之再駕每思至此其念尤深敢不云云

翰林院乞外郡劄子

臣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學術荒淺論議迂踈自忝禁林初無所補近者兩目昏暗左臂不仁艱於搢笏深慮晨趨夜召有所曠廢欲望聖慈憫其衰病特除一郡尚冀涓埃之効少逃尸素之譏取進止

再乞郡表

臣近蒙聖恩特賜寬假將理今月七日又蒙再降中使臨賜御膳問其治療之增損督以朝叅之日辰臣下履淵冰上負芒刺蹄涔雖小能延兩曜之光寸草何知莫報三春之澤正使豚魚幽陋木石堅頑亦將奮勵忘軀奔走赴職而臣尚有無厭之情敢守不移之遇在法當誅原情可憫實以負薪之疾積有歲時勿藥之祥恐非旦夕終願江淮之一郡少安犬馬之餘生尚冀此身未填溝壑得於異日別効涓埃臣無任

杭州賀興龍節表

帝武造周已肇興王之迹日符作漢實開受命之祥
彌月載臨普天同慶

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乘乾剛粹稽古溫文信順尚賢已獲三靈
之助神武不殺益修六聖之仁願承天休永作神主
臣叨塵法從出守郡章身在江湖夢想鈞天之奏心
同葵藿遠傾向日之誠

賀正旦表

東方發律氣迎萬物之和南面受圖禮謹三朝之始
惟聖時憲自天降康

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文武生知聖神天縱舊邦新命既光啓於
前人大德小心益昭事於上帝臣久塵從橐外領藩
符敢傾葵藿之心仰獻松椿之壽

又

堯曆授時夏正建統氣迎交泰之會祥應重明之朝

中賀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道無能名德博而化天人所助本義
易之一謙慈儉不居得老氏之三寶時逢吉日福集
清躬臣職守江湖心馳象魏天威咫尺想聞清蹕之
音眉壽萬年遠奏稱觴之慶

賀冬表

消長有時德刑並用慶一陽之來復知萬物之向榮
中賀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道配皇王化行夷夏以用人而考治
忽自正身而刑家邦何勞五物之占坐知歲美不待
八音之奏始驗人和臣率職海壖馳誠天闕默誦萬
年之慶遠同百辟之歡

賀正表

獻歲發春天有信於生物盛德在木君無爲而法天
嘉與含生日陶至化
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肇修人紀祗畏天明日月運行物被無私
之照雷風鼓舞民知不殺之威有萬斯年惟一厥德
臣久塵從橐出領藩符身寄江湖之間神馳衛仗之
下

又

若考箕疇正月爲皇極之象玩占羲易三陽爲交泰
之期順履春朝誕膺天祿
中賀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道高載籍恩浹含生進賢退愚蠻夷
率服下賤以貴施舍自平臣出領郡符承宣天澤吏
民鼓舞共瞻重慶之光海宇駿奔永託坤光之載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四
除定州乞改越州劄子

臣自去歲蒙恩召還卽時奏乞越州蓋爲臣從仕以來三任浙中粗知土俗所宜易於爲政又以老病日加切於歸休舊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久荒不治欲因赴任到彼少加完葺以爲歸計越雖僻陋在臣安便及近者蒙恩知定州雖寵眷隆異而臣早衰多難心力疲耗實非所堪但以求州得州若便辭免是有揀擇所以勉強拜命今復念定雖重鎮了無邊警事權雄重祿賜優厚若辭定乞越於義無嫌伏望聖慈察臣至情特賜改差臣越州一次則公私皆便不勝幸甚取進止七月十七日內降送中書省

乞乘船赴英州奏狀

臣近准告命落兩職追一官謫守嶺南小郡臣尋火急治裝星夜上道今已行至滑州而自聞命以來憂悸成疾兩目氣障僅分道路左手不仁右臂緩弱六十之年頭童齒豁疾病如此理不長久而所負罪名至重上辜恩義下愧平生悸傷血氣憂隔飲食所以疾病有加無瘳加以臣素來不善治生祿賜所得隨手耗盡道塗之費囊橐已空臣本作陸行盡夜奔馳速欲到任而疾病如此資用不繼英州接人卒未能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至定州送人不肯前去顧人買馬之費無所從出道
盡塗窮譬如中流失船抱一浮木恃此爲命而木又
將沉臣之衰危亦已極矣竊伏私念得罪以來三改
謫命聖恩保全終付一郡豈非明主至仁至慈尚念
八年經筵舊臣意欲全其性命乎臣若強衰病之餘
生犯三伏之毒暑陸走炎荒四千餘里則僵仆中途
歿於逆旅之手理在不宜雖罪累之餘不足多惜而
歿非其道則非仁聖全宥不殺之本意輒已分散骨
肉令長子帶往近地躬耕就食臣只帶家屬數人前
去汴泗之間乘船泛江倍道而行至南安軍出陸赴
任所貴醫藥粥食不至大段失所臣竊自揣此身多
病早衰氣息僅屬必無生還之道然尚延晷刻于舟
中畢餘生于治所雖以瘴癘歿於嶺表亦所甘心比
之陸行斃于道中藁葬路隅長爲羈鬼則有間矣恭
惟明主好生之德不及昆虫以臣曾經親近任使必
不置之歿地所以輒爲舟行之計敢望天慈少加憫
惻臣無任憂恐待罪激切屏營之至

謝英州表

罪盈義絕誅九族以猶輕威振怒行寘一州而大幸
驚魂方定感涕徒零

中謝

伏念臣草芥賤儒岷峨冷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族襲先人之數業偕一第以竊名雖幼歲勤勞實學
聖人之道而終身窮薄常爲天下之罪人 先帝
全臣於衆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於散官永棄之地
恩深報蔑每憂天地之難欺福少禍多是亦古今之
罕有自悲棄物猶欲籲天惟上聖纂宗廟之圖方太
母聽簾幄之政招延俊乂登進老成何期章句之
材獲掌絲綸之要職凡一時黜陟進退之衆皆兩宮
威福賞罰之公旣在代言敢思追責苟不能敷揚上
意尊朝廷於日月之明則何以聳動四方鼓號令於
雷霆之震固當昭陳功伐直論正邪豈臣愚敢有於
私心蓋王言不可以匿指當時之天奪其魄但爲守
官今日之臣肆其言期於必戮賴父母之深憫免子
弟之皆誅罪雖駭於衆聞恩終歸於內恕不獨再生
於東市猶令尸祿於南州累歲寵榮固已太過此時
竄責誠所宜然瘴海炎陬去若清涼之域蒼顏素髮
誰怜衰暮之年恩重丘山感戴骨髓此蓋

皇帝陛下智惟天錫行自生知巍巍繼六聖之神休
孜孜盡三宮之孝養深原心迹曲示哀矜臣實何人
恩常異衆在先朝偶脫於誅戮故此日復煩於典刑
頑戾若斯生存何面臣敢不噬臍悔過吞舌知非革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再三而不改之愆庶萬一有善終之望殺身莫喻敢
懷窮困之憂守土非輕尚牧遐荒之俗儻先朝露之
化徒懷結草之忠

謝量移廉州表

使命遠臨初聞喪膽詔辭溫眷乃返驚魂拜望闕庭
喜溢顏面否極泰至雖物理之常然昔棄今收豈罪
餘之敢望伏膺知幸揮涕無從中謝伏念臣頃以狂
愚再罹遣責荷先朝之厚德寬蕭律之重誅投畀遐
荒幸逃鼎鑊風波萬里顧衰病以何堪煙瘴五年賴
喘息之猶在憐之者嗟其已甚嫉之者謂其太輕考

圖經正繫海隅以風土疑非人世食有併日衣無禦
冬淒冷一身顛躓萬狀恍若醉夢已無意於生還豈
謂優容許承恩而近徙雖云僥倖寔有夤緣茲益伏
遇

皇帝陛下道本生知聖由天縱舊勞于外爰知小人
之依堪家多難監於先王成憲奉聖母之慈訓擇正
人而與居凡有嘉謀出于睿斷憫臣以孤危寡援察
臣以妬忌獲愆許以更新庶其改過雖天地有化育
之德不能使臣之再生雖父母有鞠養之恩不能全
臣於必死報期碎首言豈渝心濯去泥塗已有遭逢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九
之便廓開雲日復觀於變之時此生豈敢求榮處已
但知緘口

謝量移永州表

海上囚拘分安歿所天邊渙汗詔許生還駐世之魂
自招合浦感恩之淚欲漲溟波中謝伏念臣生而愚
朴少也艱勤俛俛而行不知所屈衝衝而活何以爲
生言則招憂動常速禍顧已於時齟齬使人費力保
全仁宗之朝早得名神考之朝終見貸謂宜飭躬自
省去惡莫爲而乃肆言元祐之間放意太平之際凡
獲不虞之譽宜任非常之辜過既暴聞衆知不赦先

皇帝明罰勅法使萬里以思憊今天子發政施仁無
一夫之失所凡在名藉舉賜洗滌俾離一海之中復
至五嶺之外拜天恩之優厚知聖化之密庸挈是破
家航以一葦蛟鰐潛底風濤不驚遂齊編戶之民不
爲異域之鬼視偕飛走施謝乾坤天日彌高徒極馳
心於魏闕鄉關入望尚期歸骨於眉山殘生無與於
殺身餘識終同於結草

乞致仕狀

臣軾先自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奉郎定
州路安撫使蒙恩落職降授承議郎知英州道貶寧

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經涉四年又蒙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又三年半該陛下登極大赦量移廉州安置又經

皇子赦恩移野州團練使永州居住臣以老病久伏瘴毒頓赴道途未至永州復蒙聖恩復授臣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外州軍任便居住臣素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了饘粥所以崎嶇萬里奔歸常州以盡餘年而臣人微罪重骨寒命薄難以受

陛下再生之賜於五月間至真州瘴毒大作乘軫至潤州昏不知人者累日今已至常州百病橫生四肢腫滿渴消唾血全不能食者二十餘日矣自料必成臣今行年六十有六歿亦何恨但草木昆虫有生之意尚復留戀聖世以辭此寵祿或可苟延歲月欲望朝廷哀怜特許臣守本官致仕

代滕達道謝知湖州表

郡壓五湖城交二水既先世舊居之地亦少年初仕之邦父老縱觀不謂微臣之尚在吏民感涕共知洪造之難酬中謝臣聞忠臣可使歿封疆而不能受無根之謗議志士本不求富貴而或能安有道之賤貧况臣早蒙希世之恩常有捐軀之志豈容曖昧畧不

辯明然疑似之難知實古今之通患漢文帝賢君也而不能信賈誼之屈尹吉甫慈父也而不能雪伯奇之寃此小人讒夫所以得志而欺天而忠臣孝子所以抱恨而入地況臣結舉朝之深怨無半面之先容而訴章朝聞恩詔夕下歷數千載惟臣一人此蓋皇帝陛下妙信神虜思作聖謂天益遠以窮呼而必聞如日之明雖浸潤而不受念此十年之厄收之九歿之餘臣敢不更勵初心別圖後効老當益壯未敢結草于幽塗歿且不辭尚欲據鞍于前殿

代滕達道賀景靈宮奉安表

衣冠出遊巍乎宮闕之盛祖考來格燦然日月之明新禮光前彌文範後繼以作解之雷雨仍收繪像之子孫聳觀華夷淪浹枯朽切以祀無豐昵祭不欲踈自仁率親故同宮而合享惟聖作則實考古而便今庶民子來五福交應蔚山河之增氣紛岳瀆以來朝仙木蟠根五聖既聯於龍袞靈芝曜秀九莖復出於齋房恭惟

皇帝陛下舜孝格天堯文冠古損益漢唐之典故潤色祖宗之規摹壽考萬年永作人神之主本支百世共承宗廟之休臣出守遠方阻觀盛禮會祠壇下莫

觀燁然之光留滯周南竊興命也之歎

代普寧郡王賀冬表四首

皇帝

七日來復陽旣進而歲功成八風不姦樂已調而君
道得惟聖在御與天同符

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嗣守洪基丕承先志法小忠以求助期旣
醉之太平淵默臨朝順陽道之消長清淨爲治俾物
類以昭蘇受福無疆成功不宰臣猥以闇弱仰荷愛
怜敢先百辟之朝願上萬年之壽

太皇太后

五物以觀雲咸知歲美備八能而合樂益驗人和
顧茲百樂之生實助兩宮之慶

中賀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至誠待物博愛臨民保佑神孫已至
無爲之治守持大業匪居不世之功宜福祿之日來
與天地而同久臣早彼恩勤之賜莫知補報之方跪
捧玉觴仰祈眉壽

皇太后

陽氣應時驗灰輕而衡日表如度知歲美而人和
慶自宮闈澤流寰宇

中賀伏惟

皇太后陛下性服慈儉體安禮儀同太姒之母周穆

塗山之興夏仰推聖子坐底于成功抑損外家共陶
于至化得天人之共助享福祿之無疆臣猥以孱虛
夙承教育敢効岡陵之祝永同葵藿之傾

皇太妃

玉律灰除驗陽微之協應土圭景至迎初日之舒長

福祿所鍾宮闈同慶

中賀

伏惟

皇太妃殿下夙彰懿德早事先朝仁孝外全曲盡兩
宮之養溫文內備下彤九御之風茂對休辰允綏眉
壽凡託庇床之賜不勝頌詠之情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二十四終

